



大会

第三十届特别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6年4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吕克托夫特先生 (丹麦)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梅希亚·贝莱斯女士（哥伦比亚）主持会议。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7（续）

一般性辩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秘鲁共和国总统奥扬塔·乌马拉·塔索先生阁下讲话。

乌马拉·塔索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秘鲁荣幸地就毒品问题这个重要话题在大会发言。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大会注意已获成功的秘鲁模式。总的来说，在那些生产用于非法用途古柯叶的国家，这些古柯生长在国家几乎没有实际存在的地方。今天秘鲁就属于这种情况。其结果是，我国政府在其执政的五年中努力把种植用于非法用途古柯叶的地区减少了50%以上。我们开始掌权时，约63 000公顷的土地被用于生产古柯以进行毒品贩运。然而今天，我们把该面积减少到33 000到34 000公顷之间。因此，我们的模式是成功的。

我要谈及的另一个主题是尊重秘鲁人民和玻利维亚人民祖传的使用古柯叶的做法。我们完全尊重这一传统。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开发那些几乎一直没有国家政府提供服务的地区。目前，我们正在通过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以及卫生政策来开展这项工作。因此，在那些过去曾遭受毒品贩运等非法经济影响的地区，我们修建了道路、接通了互联网，并且提供奖学金，使过去种植非法作物的农民的孩子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还在执行基本环卫方案。我们本届政府上台的时候，在那些地区之中，只有三个能获得饮用水。今天，在我们这届政府执政近五年之后，平均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已经能够获取饮用水。同样，在那些地区，过去仅有33%到35%的人口能用上电。今天，80%以上的农村地区已经通电。

关于卫生政策，我们正在修建保健中心和医院，以使那些地区的人民能够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享受保健服务，而无需前往我国其它地区。我们正在提供培训，使人们能够种植其它作物，而不是种植古柯。实际上，现在，在过去种植古柯的地区，秘鲁正在种植和出口可可和有机咖啡。今天，秘鲁是世界上第八大可生产国，现在种植可可的地区正是过去非法种植古柯的地区。这是我们这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我们对逾12万户家庭进行了多样化农作物种植方面的培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1121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因此，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毒品消费国又在做些什么？之所以存在毒品生产，是因为存在有能力买下每一克可卡因的国家和社会。问题是，消费国政府正在做些什么来遏制它们创造出来的对可卡因和总体上对毒品的巨大需求。我想，这是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我们认为，双方都必须有真诚的政治意愿。

至于秘鲁，我们正在尽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与美国、欧洲以及其它毒品消费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协作或合作关系。它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走到一起，我们将无法击败地球上这一最丑恶现象之一，它与全球变暖和其问题构成的威胁并存。正因为如此，近五年来，秘鲁政府不断和不懈作出努力，以便完成自己的任务，制定具体目标，并且发出我们正在打击毒祸的明确信号。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请工业化国家也响应禁毒斗争的号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重申，这种关系不是合作关系，因为合作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责任。

我们都必须履行责任。秘鲁正在这样做，而且基于我们的道义立场和行动，我们也请那些有钱购买毒品的人尽自己的责任，并且建设战略伙伴关系，以便打击这一丑恶现象。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先生阁下的发言。

莫拉莱斯·艾玛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回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当称谓的“禁毒战争”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国家主权遭到有系统侵犯，公共卫生条件和国内安全状况恶化，在我们各国人民当中造成了一种不稳定、干预、干涉和操纵民主的环境。例如，在通过《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之前，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只有4700公顷，但在通过该公约之后，非法种植面积却增加了十几倍，在1989年高峰时达到52 900公顷。

同样，有关数据也证明禁毒战争已告失败。吸食毒品人数在全世界都在增加。据估计，2013年，共有2.46亿的15至64岁人口使用非法药物。20世纪9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是1.5亿。我们看到，毒品消费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大约40%。美国的可卡因消费率是1.6%，而全世界的平均值是0.4%。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不会做什么来减少这种需求，而该国的吸食可卡因者人数最多，在这种时候，美国用什么道德标准来评判哪些国家的工作合格，或是不合格？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尽管在全球药物管制制度上已耗资1000亿美元，但是，非法毒品贩运经济正在全世界加快发展，到2013年时，零售价值已达3300亿美元。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必须深入考虑禁毒战争的地缘政治背景。

随着冷战和“秃鹰行动”结束，美国看到，组织军事政变和为其支持独裁政权提供政治借口的可能性已经减少。我认为，毒品问题为其提供了一个巧妙借口，以便其运用帝国主义思维方式来控制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从而干涉国家的管理。美帝国支持这场虚伪的战争，为的是在资源丰富地区低调推行干预主义地缘政治军事战略，以便控制和掠夺那些地区。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设有美国军事基地，我们就会看到毒品贩运、犯罪、政府私有化、遭毒品腐败控制的司法和警察系统、非法敛财以及为这个帝国服务的腐败和一味盲从的军队。军事基地、秘密银行活动，对古柯叶及其种植进行刑事处罚，这些都是实施地缘政治控制的手段。因此，玻利维亚决定解放自己，由国家来自主打击毒品贩运斗争，并且提出了一个有尊严和有主权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保证在共同和分担的责任框架内尊重人权和地球母亲，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控制。

通过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得以在2011至2014年期间把古柯树种植减少34%，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4年玻

利维亚古柯作物监测调查，古柯树种植净面积达到20400公顷。该报告证实，我们的古柯种植率达到10年来最低水平。同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2015年报告中首次承认玻利维亚为减少古柯种植作出的成功努力，其在安第斯地区产量中的份额已降到15%。玻利维亚保持了区域中减少古柯种植的纪录，展示了玻利维亚模式所取得的成功。

我们赞赏欧洲联盟在不设任何政治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分担责任方面提供的援助，通过社会参与加强了管制机制。我们也赞扬联合国在玻利维亚发挥的作用，帮助加强我们反击有组织犯罪的机构能力。

我呼吁本届特别会议采取具体行动，让我们摆脱毒品问题——不以任何借口主宰别人——拆除北美的基地、停止干预和单方面核查，并通过一项决议，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银行保密。

最后，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认为，我们需要在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框架内，在尊重每个国家内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现实，进行一次广泛和全面的辩论。

我谨借此机会向大家展示一片古柯叶，其自然状态是绿色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这片古柯叶是大地母亲的产物，是一片神圣的叶子，它成为出于资本主义利益而贩卖毒品的牺牲品，被不公正地当作主宰别人的借口。古柯叶是我们健康和营养的食物，是我们的医药以及我们社区精神、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祭祀生活，而不是死亡的供品。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阁下发言。

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1912年在海牙签署《国际鸦片公约》时，其既定目标是逐步抑制鸦片、吗啡和可卡因的滥用。这一声明是在一个多世纪前发表的。半个世纪后，1961年在同一地点通过了《麻醉品单一公约》。10年

后，最大毒品消费国的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了禁毒战争。我今天在此代表一个由于这场战争而付出最高代价和作出最大牺牲的国家进行发言。

考虑到这些历时数年、数十年和数百年之久的努力，我们首先要向自己提出下列问题：在这么多生命夭折、发生这么多腐败和暴力以及这么多年轻生命浪费在监狱中之后，我们能否说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我们能否至少说，我们正在打赢这场战争？不幸的是，答案是绝对没有。我们既没有取胜，也没有正在打赢这场战争。因此，逻辑和常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开出的主要基于抑制的药方迄今没有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就是重新制定治疗方法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原因。

在2012年于卡塔赫纳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我谈到必须在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深入和基于证据的审查，以便制订一项关于毒品问题的面向结果的全球战略。我们正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国际层面，我们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道提议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我们通过了一项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的最后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在打击毒品的斗争中接近了一个更全面和平衡的愿景。但我们必须承认，这还是不够的，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已经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人们接受，禁毒公约的执行工作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必须适应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正如哥伦比亚已经做到的那样，在确保为医疗和科研用途获取受管制物质方面，以及在寻求旨在减少消费造成的风险和损害的措施方面也已取得进展。

还需要做什么？我会回答，仍有很多事要做。仍然需要同意，人权以及承认和保护人权的公约与禁毒公约相比不能居于次要地位。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不认为死刑在任何情况下是适当的惩罚，而且在就废除死刑达成共识时，至少

必须暂停对涉毒罪行采用死刑。另一个进步的迹象就是我们在文件中列入了监狱服刑之外的替代惩罚，并宣布了量刑相称性原则的重要性。

同样，从人权角度出发，仍有必要明确指出吸毒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因此不应进行刑事处罚。我曾想象以下的情形，我建议在座各位也这样做。

试问任何一位母亲，她是宁愿自己有毒瘾的儿子坐若干年牢，还是宁愿这个儿子得到医治而恢复健康？没有母亲会选择将自己的儿子送进监狱，因为所有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还因为监狱是为罪犯而不是为有毒瘾者而设。让我顺便指出，有毒瘾者往往会在坐牢期间变为罪犯。

我们还必须确认，镇压性措施以不平衡的方式影响了贩毒链中的最薄弱环节。在世界各地，小农、所谓的“骡子”和消费者充斥着监狱。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种植、销售和消费大麻，此时我如何向哥伦比亚一位卑微的农民解释，他将因种植大麻而入狱？这个道理讲不通。我们必须将我们斗争的重点放在贩毒链中的最主要环节，它们是大毒贩、化学前体供应商以及协助洗钱的组织。我们必须击中这些犯罪团伙的要害部位。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办法是追缴其不法所得和剥夺其巨额利润。这些所得和利润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暴力和腐败。我们必须坦率承认，正如我们的世界没有摆脱酒精、烟草和暴力，我们也不会有一个无毒品的世界。然而，有大量备选办法我们可以探讨，以便改进我们在打击这一祸患方面的业绩，从而保护民众，并向受制于贩毒活动的农村社区提供机会。

哥伦比亚不主张使非法药品合法化。请不要怀疑，哥伦比亚会继续打击有组织犯罪，努力以合法替代作物取代非法作物，并拦截用来运输毒品的船只和飞机，因为对哥伦比亚来说，禁毒不仅是一项道义义务，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安全事项。

我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我们粉碎了大型贩毒集团，在麦德林、卡利和北瓦莱，此类贩毒

集团曾被视为不可战胜。今天，在我们国内，我们正在努力同参加过贩毒链的民兵团体实现和解，以使它们成为铲除非法作物和促进替代性生产项目方面的盟友。如果我们成功，那将是历史性的有利回转，不仅对哥伦比亚，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今天，我们正在努力打击小型贩毒集团，因为犯罪分子不断适应形势和改变策略，打击这些犯罪分子的各国也必须这样做。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们正在向前迈出勇敢的一步，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关于禁毒政策的辩论不会随着本届会议而结束。它刚刚开始。

我们必须调合各种立场，以便2019年当我们评估我们依照2009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所做事情时，我们已经实现就禁毒政策达成新全球共识这一目标。这必须是一次扩大的辩论，也让麻醉药品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涉及卫生、人权和发展的各专门机构、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参加。

同样，要想做到尽可能客观，我们需要一个专门致力于审查全球政策和目标的小组提供支持，帮助我们更好地为2019年做准备。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若干国家提出的建议，请秘书长设立一个知名人士高级别小组来帮助评估我们目前政策的依据并提出必要的改革。

哥伦比亚会一如既往继续在此问题上尽最大努力。我们会继续同其他国家合作和协作，以使这些国家能得益于我们的经验。我们已经在中美洲各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样做了。

今天，我们启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旨在改变禁毒政策。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为了人类福祉，我们必须继续。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发言）：我现在请塞浦路斯共和国卫生部长乔治·潘波里蒂斯先生阁下发言。

潘波里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此机会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在本次高级

别会议上发言。塞浦路斯坚信，2016年世界毒品问题大会特别会议为我们提供一次机会，以便达成可行并可得到支持的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办法，并根据国际条约找到共同点。

塞浦路斯共和国完全赞同和认同欧洲联盟的立场，即支持采取平衡和基于证据的办法，其主要焦点在于个人以及保护整个社会。我们认为，依赖毒品是公共卫生和人权问题和优先事项，必须以确认其复杂性的综合方式予以处理。我还要欢迎陈冯富珍女士呼吁采用公共卫生办法来处理毒品问题。

塞浦路斯同欧洲欧盟其他成员国一道继续强烈、明确地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死刑，尤其是对涉及毒品的犯罪使用死刑。我们认为，死刑损害人的尊严，理由之一是，在适用死刑方面出了错就不可逆转。我们还坚信，国家法律为所有涉及毒品的犯罪规定的刑罚应当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比例。按照这些思路，对吸毒者不应实施监禁，而应采取其他矫正措施，使他们免于坐牢，并为他们提供第二次机会去寻求治疗。这是我们目前在我们国内正在做的事情。

为应对毒品构成的挑战和相关消极后果，我们认为，禁毒政策应当促进采取有据可依和成本效益高的措施。欧洲联盟就采取了这种措施。事实证明，这种措施能有效减少同毒品有关的死亡、犯罪和传染病数量。这包括减少伤害措施，例如实行替代鸦片制剂疗法、开展清洁针具方案和提供纳洛酮。我们强烈敦促会员国考虑在平衡办法的减少毒品需求这一部分框架内采取或强化这种措施。

塞浦路斯还谨强调，以下问题是今天审议的要点：应增加科学界和医学界获得管制物质的机会；应促进民间社会和科学界在药物政策各方面的参与作用；在处理毒品现象时应承认男女、年轻人与儿童的不同需求；应解决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层出不穷的挑战及互联网在毒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以及促进有效的执法政策以打击毒品的非法生产、制造和贩运也应成为平衡对策的组成部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构建无毒品世界的愿景不现实。然而，本届会议与会者都必须努力建立可实现的基准和能成功的政策，从而改善与毒品依赖性搏斗者的生活。

会员国需要承认，毒品问题全球对策需要重大修改。我们来此以表达各自政府关切的问题，表达各国公民的要求，即将毒品法改革提上日程。减少危害做法的益处从未如此清晰。国际社会面对历史性机遇，以重新审视其药物政策，优先突出健康、人权和安全。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司法部长塔耶卜·卢赫先生阁下发言。

卢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阿尔及利亚赞扬本届特别会议主席及代理主席干练地主持本届会议。

我国赞同苏丹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哈桑·扎罗格先生以非洲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S-30/PV.2）。

我国确认，毒品问题构成的威胁不再是传统风险问题，而与资助恐怖主义密切相关。恐怖主义威胁着人类和世界正常民主进程，除非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打击。贩毒活动增加，动机在于追求非法贸易所得利润。这种现象还利用了不安全和政治不稳定的气氛，后者使贩毒活动得以泛滥，成为除非法出售石油和劫持人质以索取赎金外，恐怖主义资金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作为一个过境国，阿尔及利亚对迄今为止所采取的限制毒品供应的政策乏力深感关切。我们还认为，把为公约规定的特定目的以外的其他用途使用此类药物，特别是使用大麻的行为非刑罪化，是对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开倒车。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布特费利卡先生阁下正在我国改革方案的背景下实施一项国家战略，以加强民间社会在提高对毒品祸害危害认识方面的作用，并适当考虑把医治吸毒者作为一个健康问题处理。

至于毒贩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我们不断更新我国的法律框架。除保护证人的法律框架外，我们还设立了专门司法机构调查毒品、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司法部门还加强了在收集资料和证据、没收贩毒所得方面的国际合作。

阿尔及利亚参加了导致拟定我们将在本届会议上通过的提议的谈判。在此，我谨欢迎我们已经达成的共识，并期待按照代表打击毒品祸害主要框架的公约内容，将这些建议变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共和国外交部长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先生阁下发言。

穆尼奥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来自受世界毒品问题影响最严重地区之一——拉丁美洲。正如我们今天上午直接听到我们地区一些国家总统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地区的城市和街道上，每天看到可怕的毒品祸害最悲惨的表现。因此，我们积累起了经验。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制定出公共政策模型应对该祸害各方面问题，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功。

我国智利已经承诺遵守和促进有关公约和国际药物管制方案。国际社会成员有责任达成协议，取得进展，履行公约目标。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各国的消费使用、非法贩运及其相关问题不同，使辩论变得复杂。而且，很难达成共同战略。但是，寻求有效、一致的多边框架既必要，又紧迫。

我们认为，有关毒品消费、生产链、非法贩运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现象，如腐败、暴力和洗钱，对各国公民健康影响深远。因此影响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动态，影响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标准，首先影响我们的国家和国际安全。在这方面，智利是非法贩毒活动的过境国。面对一个不分国界、不断改变创造新的毒品和贩毒机制的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务实，一致行动，充分尊重人权，寻找问题后果及其结构性原因。

智利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后的工作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特点。

首先，我们认为，用平衡的战略应对世界毒品各方面问题，即供应、需求和国际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权不容置疑，是绝对的。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仍有一些国家对贩运毒品相关犯罪判处死刑。

第三，我们必须将公众健康作为优先事项。没有治疗和康复系统，特别是没有预防，我们就无法应对该现象。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没有机会和包容，没有就业，社会不去寻求公正与和平，禁毒斗争就不会取得成效。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认为必须纳入性别平等视角，使妇女参与禁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我们相信，积极的多边主义是制定战略来应对像这样的复杂挑战的一种机制。我们相信在此所作的承诺将能够使所有人今后切实享有安全、和平与公正。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蒙古国司法部国务秘书巴雅尔其其格女士阁下发言。

巴雅尔其其格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蒙古国政府在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首先，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全力致力于有效执行三项国际禁毒公约。1990年，蒙古国批准了《麻醉品单一公约》，1999年批准了《精神药物公约》，2001年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蒙古大力支持2009年通过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到2019年大幅减少毒品种植和生产、毒品需求以及健康相关风险。蒙古国也欢迎并支持本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

贩运毒品活动的增多不仅导致毒品需求增多，而且也成为日益增长的收入来源，而这种来源与洗钱和贪污因此还有跨国有组织犯罪存在直接联系。在蒙古，毒品相关犯罪增加了69%。比如说，参与涉毒犯罪的妇女人数在过去两年中增加了一倍。蒙古国政府因此高度重视加强国家立法和监管措施，来应对这一犯罪带来的挑战。

我们启动了全面的刑事司法改革，以便遏制新出现的跨国犯罪，其中包括非法贩运毒品。作为这项改革举措的一部分，我们修订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同时还颁布了一套法律，按照国际标准加强刑事司法体系。我们还完全废除了对于包括涉毒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的死刑。蒙古国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政策侧重于减少供应，将涉毒犯罪定为刑事罪行并加以起诉。此外，最近修订了反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我们还与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密切合作。

我们重申，我们决心解决毒品问题，推动建立一个无人吸毒的社会。存在着持续和不断变化的挑战，这些挑战要求我们采取平衡做法，其中包括更加重视公众对于非法使用麻醉品的认识问题，更加重视面向吸毒者的康复和卫生服务。2012年，蒙古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公众对于毒品问题认识的方案。该方案在全国得到了成功执行，针对高中和大学开展了努力。司法部还开展了一项禁毒运动，成立了由卫生部、警方、情报局、边境安全局和检察长办公室组成的国家委员会，以预防和遏制非法使用和贩运毒品，以及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此类行为。我们有21个预防犯罪小组委员会，它们在每个省开展工作，在实地直接与青年一起开展努力，提倡健康活动和生活方式。此外，在过去三年中，政府为根除大麻种植开展了广泛活动。

要想有效打击非法贩运，就必须要有个能干和娴熟的执法部门。我们正在努力增强我国执法机构特别是警官和边检官员的能力。在这项努力中，蒙古国政府实施了边境安全管理和移民政策，采取了必要措施来进行执法部门的能力建设。尽管作出

了这些努力，但执法机构仍面临挑战，如缺乏调查复杂跨国贩运罪行所需的复杂技能和资源。

世界毒品问题仍是一项共同和分担的责任，应当在多边框架内通过加强有效国际合作加以应对。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帮助执行相关国际文书，为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增强其有效处理和遏制世界毒品问题的能力。

此外，需要加强双边合作特别是跨界合作，来处理涉毒问题。有效的双边文书包括各国之间的刑事事项司法互助协议。蒙古国与九个国家签署了23项司法互助和引渡协议，并将于近期缔结更多此类协议。我们鼓励并提议缔结双边司法互助协议和其它双边文书，以及开展其它双边合作。

最后，我愿重申，蒙古国政府坚定承诺继续加强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等联合国机构和区域机制的合作，以便加强伙伴合作，处理世界毒品问题。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尼加拉瓜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玛丽亚·鲁维亚莱斯·德查莫罗夫人发言。

鲁维亚莱斯·德查莫罗夫人（以西班牙语发言）：尼加拉瓜赞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观察员所作的发言（见A/S-30/PV.1）。

世界毒品问题严重威胁到各国和平与主权，损害到我们各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在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的领导下，在世界毒品问题上采取着眼于综合护理和治疗的坚定立场。位于中美洲中心地带的尼加拉瓜既非毒品生产国也非毒品消费国。然而，不幸的是，我国处于过境地区。我们确认联合国关于麻醉品问题的各项公约——1961年公约及其议定书、1971年公约和1990年公约——仍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我们呼吁各方有效加以执行。

放松对于毒品的管制以及将毒品合法化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这种做法鼓励吸毒，有违目前

具有效力、构成禁毒体系关键要素的国际文书。必须解决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同时必须尊重各国的本国优先事项及其本国法律体系的特殊性，此外还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世界毒品问题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贩运毒品这个大问题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该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和不安全，影响到世界很多地区和国家。

我愿重申共同、分担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支持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包括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鼓励为过境国提供更多财政和后勤资源，以便我们能够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

世界毒品问题仍是对全球和区域安全以及人类健康与福祉的挑战。因此，我们在主权安全原则的框架内，采取了以人、家庭以及社区为中心的公共政策与禁毒战略。尼加拉瓜不支持订立毒品清单，反对在毒品问题上实行单方面认证和类似措施。

我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团结互助模式旨在处理毒品贩运带来的各种问题，在此模式的框架内，我们采取了以下行动，正在分发的文件对此作了阐述：打击毒品贩运的隔离墙战略；以预防、积极主动以及社区模式为主的公民与人的安全战略；一个称作“无毒品尼加拉瓜”的全国运动；基于比例相称原则的有效的刑事司法体系。尼加拉瓜没有死刑。我们的做法使尼加拉瓜成为本大陆上民众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最后，我们参与了维也纳的讨论。我们参加本届特别会议是为了思考世界毒品问题，分析并且讨论所需的有效手段，以加大国际力度，找到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的解决办法。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芬兰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绍尔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芬兰完全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以其成员国名义在本届特别会议上所做的发言（见A/S-30/PV.1）。

我们注意到，在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中未能纳入若干重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该文件代表着一种成就。芬兰认为，有必要在尊重基于人权做法的情况下，全面执行各项国际禁毒公约，因为人类和社会的健康、福祉以及安全应该处于禁毒政策的核心。在此背景下，我们愿重申多国代表团发出的废除死刑呼吁。

在芬兰，减少危害措施的成功实施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执行各项国际禁毒公约的承诺。我们实行全面禁毒。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确实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有权得到各种服务。在芬兰，减少危害措施的积极影响是具体可见的。我国注射吸毒者中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逐年递减。提供注射用具、接种疫苗、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肝炎匿名检测、提供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措施以及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都显著改善了目标人群的健康。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减少了涉毒犯罪，提高了我们社区的安全。

我们总结出的一点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触及那些最不利的吸毒者，并开发最适合他们的服务，目标群体的参与就必不可少。在我国的禁毒政策中，如性别关切等交叉问题已被考虑在内。但是，我们承认，在处理特别是性少数群体的需求方面，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我们还想对出现新的精神活性物质表示关切。正如欧盟代表团已强调的那样，我们愿重申我们处理这些新物质特别是对青年所带来挑战与威胁的承诺。

在芬兰，我们的强项之一是警察、海关官员以及边防警卫之间的机构间合作。我们分享执法部门和其它有关当局收集的情报，我们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对各种情况做出联合分析与回应。值得一提的是，警察在减少危害措施的实际操作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还愿强调，与其它国家联合进行的犯罪调查、特别是落实联合调查组的概念确实改进了国际合作。为此，调查变得更加有效，而刑

事责任得以恰当确立。芬兰认为，这种合作十分成功。

芬兰认为，当今禁毒政策的关键问题并非支持基于健康的政策还是基于控制的政策。我们敦促各国推行整体参与式和包容性的政策，以处理各国面临的不同现状与挑战。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取得健康与福祉方面的最佳结果，就需要各种国际机构、国家当局以及利益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基层行为体之间的多学科合作。因此，我们认为，以一种参与性更强的政策做法来落实特别会议成果文件的各项建议，可推动更广泛实现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世界毒品问题。

最后，芬兰密切关注了本届特别会议召开之前的各种讨论与谈判，我们感到，在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方面确实存在提高参与方面包容性的空间。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莫斯塔菲祖尔·拉赫曼先生发言。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在本届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言。本次会议为我们下定决心处理我们时代的这个严峻挑战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毒品问题影响所有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任何国家都无法声称可以不受该祸患的影响。因此，处理毒品问题将需要各国政府和各国社会的积极与持续参与。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和分担的责任。

显然，毒品问题具有许多层面与方面。除其它外，它影响健康、人权以及可持续发展。它导致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毒品滥用给使用者、其家庭以及社区造成惨痛和可怕的人员损失。毒品贩运与有组织犯罪网络助长暴力，加深腐败。毒品贩运所得的利润正在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提供资金。我们必须制止那些寡廉鲜耻的个人与团体利用我们各国社会中易受毒品影响的弱势群体。

去年，全球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一项具有转型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第70/1号决议）。在可持续发展目标3中，会员国同意进一步预防和治疗滥用药物行为、包括滥用麻醉品和酗酒行为，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事实上，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并非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许多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问题。它还与有组织犯罪、健康以及公共福祉有关，而这些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要素。要实现社会稳定和机构效力——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必须打击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及腐败。毒品不仅影响发展和有尊严的生活，还影响稳定与安全。

孟加拉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毒品问题。我们一直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合作，并在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国际实体的协作下开展禁毒斗争。我们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我们在1990年颁布了《国家麻醉品管制法》，随后又补充通过了多项相关条例、战略和方案。吸毒成瘾者目前能够获得必要的治疗和康复设施服务。我们还启动了大规模禁毒宣传活动，以便打击毒品问题。我们加强了执法机构打击毒品贩运和滥用药物现象的能力。

在区域一级，孟加拉国加入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禁止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我们与缅甸、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多个区域国家签署了防止非法毒品贩运谅解备忘录。我们正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麻醉药品委员会（麻委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刑警组织和南盟毒品犯罪监察股紧密合作，应对非法药物带来的挑战。

我们认识到，打击非法药物需要采取长期、综合和多学科办法。这项工作要求我们的公共卫生、社会、教育、可持续发展及执法等方面的政策协调一致。这需要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了重要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文件重申，我们携手致力于有效应对和打击世界各地的毒品问题。《成果文件》载有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重要建

议，如果得到有效执行，将使我们在打击全球毒品祸害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我们期待麻委会作为联合国主要负责药物管制事务的决策机构，继续发挥作用。我们还肯定作为联合国系统内部负责应对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主要实体，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的良好工作。就我国而言，为了我们这代人和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愿与有关各方一道努力打击毒品问题。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曼依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承认，毒品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太长时间以来，各国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我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采用新办法的时候到了。因此，我们赞扬麻醉药品委员会，它筹备了本次大会特别会议，我们也欢迎大会通过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

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新的制度要求我们各国和国际的禁毒干预政策遵循科学证据，并且反映我们对健康和人权问题的关切。正是在这方面，坦桑尼亚认为，本次特别会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机会，以便重新平衡并协调国际和各国国内的禁毒政策。因此，我们认为，通过《成果文件》并予以执行非常重要，实际上十分必要。《成果文件》应成为我们采取共同办法并作出新的努力的基石，以应对我们面前的挑战。我们还认识到，这项工作必须基于人权、公平和社会正义等原则。

打击全球毒品问题关乎我们的集体公信力。事实证明，作为国际毒品管制制度基石的相关关键国际文书执行不力。我们经常说，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以便解决这个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并且破坏发展的恶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经不起失败。

我们在前行时目标必须是把减少吸毒者和因吸食毒品死亡者人数作为重点。我们还应确保未成

年违法人员不致入狱，因为在监狱中，他们的毒品相关问题只有可能变得更糟。我们必须推动从卫生和人权角度出发应对毒品问题。我们知道，只有各国和全球作出集体努力，这一目标才有可能成功实现。

坦桑尼亚没有幸免于世界毒品问题之害。从其他地区过境我国贩运的非法药物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一些留在我们的社区中，对脆弱群体造成伤害，其中包括已经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人。毒品问题破坏我们的所有人有尊严生活的集体愿景，导致实现我们社会和经济愿望需要的劳动力遭到削弱。毒品问题助长严重犯罪，包括对野生动物和林业的犯罪，给执法机构和我们各国的卫生系统造成额外负担。

与此同时，我们各国为应对这一威胁作出了努力，包括为面临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感染风险的吸毒成瘾者建立支助系统。我们继续发现和监测精神药物的流行和分布趋势。我们也在监测使用这些药物的情况及其造成的有关后果。我们还在与不同利益攸关方，包括与教育、卫生和执法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合作，加强我们各国的立法、管制和业务应对措施。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会破坏国家安全。我们认为，执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反腐败方面的公约也将有助于我们打击毒品问题的单独和集体努力。此外，我们提议在大会举行讨论，以便研究这一威胁的范围和应对其的适当干预措施以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执行《成果文件》，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国际合作是实现这份文件各项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我们还认为，以为毒品生产国提供替代生计为重点的方案将减少流往我们各国的非法毒品。因此，我们必须力求采用多学科、相辅相成和平衡的办法，以期提供有效的减少供求战略。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让我们大家因在适用哪种刑罚的政策倾向性不同而不能团结一心。大会充分认同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赞成我们必须采取紧急集体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成就。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摩纳哥公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皮科女士（摩纳哥）（以法语发言）：摩纳哥公国谨重申，我国坚定致力于在尊重基本人权、法治和普遍接受护理的权利的同时，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摩纳哥断然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死刑。

我国代表团感谢麻醉药品委员会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全面和人道的方法处理这一祸害，这个祸害损害了我们的社会、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努力，并助长了艾滋病/艾滋病、结核病、肝炎及其他血源性疾病的传播。

在执行在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16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所作的承诺时，公民社会必须是我们的首要合作伙伴。

我国政府正在制订新的禁毒行动计划，这是我国打击所有毒瘾的努力的一部分。保护青年是一个优先事项。在关于健康和公民教育的多利益攸关方委员会的协助下，已经在学校中执行了预防方案，针对不同年龄组的议题进行健康教育。另一个预防领域是早日查明问题青年，该领域中的不同机构作为一个网络开展工作。

为了防止对公共卫生造成影响，摩纳哥公国以迅速和有效的护理来辅助其预防性努力。以人为本的护理中心把戒毒与辅导结合起来，以确保康复和重返社会。此外，卫生部门把重点放在青年身上，建立了提供适当护理的“青年消费者”咨询机构。“青年求助热线”和“家长求助热线”等机构提供匿名支持，使有关家庭不会感到孤立。

摩纳哥加入了有关毒品的所有国际文书，并随着新的非法毒品的出现调整其法律。1月1日，摩纳

哥成为也叫作蓬皮杜小组的“欧洲委员会打击滥用毒品和非法贩运毒品合作小组”第38个成员国。

我们坚信，只有通过一种综合、多学科和平衡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才能遏制国际毒品贸易的威胁及其所有相关的犯罪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摩纳哥将继续提供坚定不移的政策和司法合作。我们重申我们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承诺。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洛加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斯洛文尼亚谨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S-30/PV.1）。请允许我以本国身份发表一些额外的意见。

我们斯洛文尼亚致力于平衡地执行旨在减少供求的支柱，并致力于在共同和分担责任原则下的国际合作。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体现在本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中。我们也欣见该决议注重人权和公共卫生、用于医疗和科研目的的被管制物质的可用性、新的挑战 and 威胁，以及替代性发展。我们认为，三项联合国禁毒公约的灵活性以及普遍人权公约为这项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世界各地人民吸毒的风险因素各有不同，保护这些个人、其家庭和社会的机构和资源也不一样。另一方面，存在着从一开始就防止吸毒和治疗吸毒病症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一些年来，斯洛文尼亚已经制定并有系统地发展毒品法律和政策。我国在1999年把拥有任何少量自用毒品的行为无罪化，以便鼓励治疗而不是惩罚。重点始终是公共卫生方面，包括减少伤害方案和替代治疗。

我们斯洛文尼亚坚信，所有毒品方案应以证据为基础、经过评估并提供给身患吸毒病症的所有人。因此，我们谨强调，必须制订多部门和充分协调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来自教育、社会福利、卫

生和执法等不同领域的多方机构的合作。只有共同努力它们才能够制订一整套减少需求的方案，促进所有患有吸毒病症的人的预防、早期发现和干预、治疗、康复以及重返社会。斯洛文尼亚卫生部负责协调这项工作。

我们也认为，为了成功解决毒品问题，包括防止艾滋病毒和肝炎等传染病的传播，减少伤害的措施是不可或缺的。以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为基础的这种方案在许多国家得到了严格的检验，其结果表明了它们的有效性。

尽管我们欢迎决议中的积极因素，但我们确实对未能包含关于死刑的文字感到遗憾。斯洛文尼亚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死刑。

斯洛文尼亚可以分享关于处理毒品问题的积极经验。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区域合作，特别是在东南欧。五年前设立了一个区域国家双边技术援助方案，以促进平衡的禁毒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打击贩毒和治疗吸毒病症。

最后，我谨强调，只有通过以协调和全面的方式开展国际合作，才能解决世界毒品问题。必须在可核查的事实和推理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并且必须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广泛对话。因此，请允许我代表斯洛文尼亚表示真诚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将会产生把人及其健康置于首位的全面和人道的禁毒政策。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利比亚代表团团长发言。

达巴希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工作。

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证实了全球对毒品问题认识的提高，以及它给健康、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的不幸后果。在国家机构特别是安全机构薄弱的地方，非法贩毒就获得了肥沃的土壤。青年和儿童非法吸毒往往与贫困、恐惧和不稳定有联系。也可能与失业和社会边缘化导

致没有机会获得更美好的未来有联系。毫无疑问，非法贩毒增加了犯罪、暴力和腐败率，给各国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带来了可怕的负担。

这是一个具有跨国影响的全球问题。因此，要处理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安全问题上在国际和区域层面相互合作和相互协调，以及交流信息，以禁止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并制止贩运这些物质的行为。然而，不能单从安全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必须把这一问题放在国家和区域发展方案和战略的中心，特别是为此要打击种植用于制造精神药物的作物的行为，并打击其它效应，例如洗钱以及贩毒所带来的利润流动。还必须消除吸毒原因，特别是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这样做。还应当改进关于吸毒的立法。实际上，对策不应首先建立在惩罚基础之上。需要改革。

利比亚重申处理这一问题的集体责任。我们还重申我们对各项相关国际文书的承诺。我们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所有相关机构的工作，并呼吁加强它们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助。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向其他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期建设它们自身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希亚萨特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政府一直在艰苦地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16，以确保我国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生活，都有机会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我要重申，鉴于毒品对发展的影响及其同犯罪的关系，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了S-30/1号决议。这项决议提供切实可行的框架来补充国际公约。必须充分实现其各项目标。必须同有关各方，包括年轻人和民间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取得真正进展和实现我们的愿望。

约旦王国在阿卜杜拉国王领导下，正在加强努力打击犯罪和毒品祸患。我们已经作出持续努

力来加强我们的立法和体制框架。最近，我们拟定了一项法律草案，这项法律草案在处理和防止这一祸患方面应当更为有效。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研究打击毒品祸患需要作出何种努力。这项法律草案应当不久就能通过。我们还出台了一项全面禁毒战略，涉及让一切有兴趣禁毒的机构，不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营机构参与进来。我们宣布2016年为打击滥用毒品年，以便促进禁毒努力和打击非法贩运精神药物行为。

在区域和国际层面，约旦加强同其他国家和机构的合作，最近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举行了首次区域会议。我们是本地区第一个实行禁止静脉注射毒品制度的国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协助各国执行这项先驱项目的的能力。

关于武装冲突，世界各地若干当事方面面临的威胁使禁毒斗争复杂化，并鼓励邻国境内非法贩运活动，这些威胁影响约旦、特别是其安全部门。鉴于我们收容大量难民，国际社会必须根据集体负责原则，齐心协力支持约旦。

最后。我们要重申，我们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我们相信，该机构将继续切实努力制止毒品祸害。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萨尔瓦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卡斯塔涅达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萨尔瓦多前来参加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坚信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是一项不可逃避的紧急承诺。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桑切斯·塞伦表达了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对全力以赴禁毒的特别兴趣。我们坚信。政策应将保障人的利益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注重促进性别平等。

我要表示，我国政府致力于遵守相关国际文书，特别是三项联合国禁毒公约。必须将我们在总部这里商定的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70/1号决议）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化为现实，以造福于我们各国社会。

本着一种承诺和感激之情，萨尔瓦多共和国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参加了本届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我们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渴望一道工作并作出贡献，同时也尊重各种差异，加强理解和对话，以便做到执行全面政策来处理世界毒品问题。

本届特别会议是对2019年作出的一大政治承诺。此外，它也是一个促进加强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里程碑。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技术和财政援助符合各种现有需要和现实，铭记我们正面临一个共同问题，我们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本次会议是一个机会，可藉以审视错综复杂的全球局势，并将进展、成就、薄弱环节、以及我们各国近年来积累的新经验考虑在内。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根据当前的挑战并在尊重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制定一项全面的国际禁毒政策。

萨尔瓦多确信，这个问题要求采取全面和平衡的行动，以期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健康与福祉。如各位成员所知，萨尔瓦多不是一个大规模消费毒品的国家。它也不是一个毒品生产国。与今天与会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它是一个过境国。因此，我们希望联合国为应对毒品问题而制定的总体战略能更明确地反映一个特定的问题。

确切地说，我国与建立了特有法外架构的国际毒品走私经营方之间的联系，导致了暴力、深刻的社会冲突和人命损失，致使促进我们社区发展的投资机会不断减少。这促使我们在我国的禁毒战略计划中纳入了社会经济层面，该计划2011年获得批准，将于今年即其被付诸实施的第五年得到更新。

青年团伙或“maras”——我们如此称呼它们——与贩运毒品、洗钱、以及非法贩运军火和人口等活动之间现有的显而易见的联系，不仅对萨尔瓦多人而且对整个中美洲地区的安全都日益构成威

胁。因此，我们必须集本国各部门之力，来改变这一现实。

萨尔瓦多致力于加强本国的禁毒战略，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政策、目标、资源和机构努力结合在一起。在这项努力中，友邦的合作对于我们次区域加强其机构、维护公民人权、以及实施促进参与非法活动的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举措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不同时提供体面的工作、职业培训和娱乐活动机会，我们为鼓励青年与犯罪团伙决裂并提供一个真正人道的未来而作出的努力，将不会取得成功。

最后，我强调，会员国以及各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在本届特别会议期间所表达的决心证明，各方有强烈的意愿超越对话，并承诺坚定地采取行动，同时尊重我们的差别，并坚信，通过携手努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无人吸毒的社会。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团团长发言。

穆罕穆德先生（苏丹）（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宣读苏丹共和国内政部长阁下的发言，因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东道国拒绝签发入境签证，他本人无法参加大会本届特别会议。

（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苏丹赞同苏丹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S-30/PV.2）。我们还赞同对所审议议题持相同看法的国家集团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赞扬各相关实体和方面作出宝贵的努力和贡献，促成了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在世界毒品问题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欢迎召开本届特别会议，并申明其重要意义。毫无疑问，本届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藉此审议和评估局势，并就如何有效解决与毒品有关的各种问题拟定远景规划和建议。

我国代表团重申对三项相关国际药物管制公约以及《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所提供框架的承诺，因为它是应对毒品问题的适当和充分的依据。该框架全面且具有灵活性，为全体会员国和其它行为方正视毒品问题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还发现，这是一个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础上执行各项国际合作原则的切合实际的框架。我们认为，特别是考虑到贩毒团伙开展活动所使用的手段，必须开展区域、国际和双边合作，才能实现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重申，强化各国间团结与合作的各种手段，特别是分享情报和侦查非法资金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苏丹已成功侦破数起贩毒案件。在这方面，我谨赞赏我国相关当局与其它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黎巴嫩同行开展合作。

经验证明，应对错综复杂的毒品问题，需要采取各种举措，包括卫生、经济、发展、安全以及法律等方面的解决办法。我谨重申，苏丹承诺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这是发展政策全面框架的一部分。本着这一点，而且由于我们深信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我们一直努力开展合作，并加强社会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居民区执行了一个方案，在降低犯罪率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了加强有关毒品的立法和监管框架，2015年我们通过了一项国家战略，制定相关立法，以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根据这项法律设立了一个金融调查部门，并给予该部门必要的自主权，以开展全面调查。我们还发布准则，为处理法律事项制定了国际合作程序，授权委员会受理询问证人、引渡毒品犯罪嫌疑人和没收资金的请求。我们还修改了我国的打击贩毒法，赋予相关机构必要的权力。

我们已经查明国内吸毒的趋势。因此，我们看到没收的毒品数量和涉及向欧洲和阿拉伯湾国家贩毒的案件数量增加。我们发现，贩毒分子和制毒前体种植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我们还观察到，滥用药物的情况增加，进入我国的相关药物种类增加。我

国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致我们看到七角形药片（heptagon pills）的发展扩大。我们最近破获了一个为毒贩制造这种药片的药厂。

我们正在努力没收非正当获得的药品，防止其滥用。在发现了新型毒品，包括精神药物之后，我国已经采取步骤允许予以没收，特别是制定了没收此类药物的标准程序手册。今年3月，我们举办了一次有关各方的全国论坛，以协调所有这些努力。

最后，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药物替代方案，这是打击毒品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我们期待与国际组织和捐助者实施联合项目，落实这种方案。我们强调我国把毒品和吸毒视为刑事犯罪的政策。在这方面，任何心慈手软、犹豫不决将带来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为贩毒团伙提供可乘之机。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阿尔加耶罗娃女士（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们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见A/S-30/PV.1）。我还要以本国代表的身份代表斯洛伐克补充几句。

世界毒品问题大会特别会议提供独特的全球论坛，以审查《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各国履行缉毒政策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

斯洛伐克欢迎经过全面和包容各方的筹备进程通过会议成果文件（S-30/1号决议，附件）。该文件重申了我们各国对三项国际禁毒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包括健保和人类福利的承诺。这三项禁毒公约及世界人权文书是国际药物政策的基石。斯洛伐克认为，药物政策应遵循综合、平衡、循证的方针。尊重人权应该是我们努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成果文件没有包括废除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文字。

斯洛伐克药物政策的基本纲领文件是我国2013-2020年国家药物战略及相关部委正在执行的相关行动计划。这项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减少毒品需求和供应，以及减轻毒品对健保和社会带来的风险和危害。该战略是建筑在对现有毒品问题，包括使用复合药品和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问题的认识；需要控制含有精神活性或毒品前体成分的药物；血液传播病毒的挑战；提高治疗服务覆盖率；及毒品市场动态变化不断的基础之上的。

这项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采用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办法。我们禁毒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国家、区域和国际等层面的协调与合作。新的挑战，如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层出不穷，迅速出现，要求我们加强会员国之间的合作与情报交流。斯洛伐克也支持民间社会和科学界的参与，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之间协调。

我们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及其成果文件将为国际社会今后行动及2019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审议奠定坚实的基础。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经济规划、可持续发展、工业、信息和劳工部长卡米洛·冈萨维斯先生阁下发言。

冈萨维斯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1998年，毒品问题大会特别会议决定将2008-2008年-作为各国的目标年，以期根除或明显减少包括合成药物在内的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和贩运。在各国自行规定的2008年期限过后第一年，会员国再次聚集一堂，在麻醉药品委员会高级别部分会议上决定确定新的根除精神药物最后日期，即2019年。今天，无人惊讶我预测我们将无法实现2019年的目标。

此一联合国进程若要保持任何可信性，本周会议不能重复天真的“处方”和失败的措施，或不了了之。相反，我们必须头脑清醒，诚实地分析哪些措施行之有效，什么是现实可行的目标，哪些新措

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营造没有吸毒成瘾者、毒贩和破坏全球稳定的毒品贸易祸害的世界的共同目标。

世界毒品问题的影响和潜在的解决办法因国家而异。麻醉品主要供应国、需求国或过境国对于有效的缉毒战略有着大不相同的看法。从历史上说，处理国际麻醉品贸易的传统做法对发展中国家、贫困人群以及特定种族和族裔群体造成过大的影响。在迅猛变化的世界上，这些传统做法仍毫无变化，这一点令人感到不安。

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问题采取过时的解决办法所造成的副作用包括：贸易和移民政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不一致性，有组织犯罪猖獗，国家发展权受到全球执法和禁毒措施的负面影响。

死于缉毒以及互相争斗的贩毒帮派的人比死于实际吸毒的人还要多，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与此同时，花费在禁毒、执法和根除毒品上的巨额资金加剧了规模达数千亿美元之巨的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增长。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重申牙买加代表昨天发出的告诫（见A/S-30/PV.3），即，世界毒品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搞“一刀切”，各种做法必须要对文化、宗教和科学的要求持敏感态度。在这方面，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成立了区域大麻问题委员会，对关于本地区大麻使用的社会、经济、卫生和法律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就是否应当改变当前大麻药物分类，从而使该药物更容易为特定用户所获取的问题提出建议。

委员会在研究生产和使用药用大麻是否可行和适当，以及将个人或宗教所用少量大麻非罪化的过程中，无疑会考虑到其它国家最近出现的大麻非罪化及合法化趋势、各国内部有时是前后不一的做法，以及全球对于使用大麻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希望加共体委员会很快能够提出可被整个地区接受和执行的一套建议。

然而，大麻法律地位有可能被放开不应被错误地解释为这是因为 “如果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

吧”。恰恰相反，这表明我们强烈希望遵守国际承诺，妥善将努力和有限资源重点用于管制毒品非法流动、吸毒者康复以及采取坚定不屈的做法，打击在我们社会为非作歹的残暴犯罪团伙。

好心的公民所怀有的好心以及利用禁毒斗争受害者的恐惧、愤怒和损失为自己谋利者所发表的得到民意检验的强硬言论造成了我们当前的窘境。要摆脱因陈词滥调和无用言论而导致的这种僵局，就需要采取以下做法，那就是不要注重毒品，而要注重受到上瘾症、滥用、暴力和恐惧影响的民众。这要求拿出勇气采取新思维和创新做法。十年后，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国际社会在禁毒战争的效果上自欺欺人。相反，人们应当记住本届特别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制定出有意义、可行、因国而异的方案，解决一个令人烦恼但显然是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马尔代夫代表团团长发言。

穆罕默德·迪迪女士（马尔代夫）（以英语发言）：马尔代夫认为，本届会议——也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通过以来的大会首届特别会议——提供了调动国际合作的一个独特机会，以便有效应对和遏制世界毒品问题。马尔代夫仍相信，《议程》关于加强预防和滥用麻醉药品的目标3.5，将推动旨在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国际努力。我们还强调，必须制定基于可靠数据、科学和分析的循证禁毒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正在为《2030年议程》制定的全球指标框架为选择正确指标，从而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提供了一个真正机会。马尔代夫还认为，所有成员根据毒品问题国际三公约实施循证政策和做法的政治意愿和能力，对于处理这一日益具有国际性的现象至关重要。

马尔代夫是由位于印度洋中部的1 192座岛屿组成的群岛。虽然我们既不生产也不制造非法毒品，但我们的位置使我们容易成为向其它港口非法运输化学前体和毒品的过境点。该问题随着吸毒者增多和青年吸毒者日益增多而加剧。青年占马尔代夫总

人口的46%。马尔代夫认为，遏制世界毒品问题没有“一刀切”的解决办法，每个国家的政策都必须针对其自身具体需要。

马尔代夫应对毒品问题的国家战略基于四个支柱：预防；治疗和重返社会；治理和制定制度；以及努力减少毒品供应。这四个支柱相互补充，是开展行动的领域。马尔代夫国家禁毒政策不仅基于我们的坚定信念，即我们需要建设更安全、更公正的社会，而且也受到以人为本的人权原则的支持。

2011年颁布了《禁毒法》，废止了1977年《禁毒法》，这是政府努力遏制吸毒和毒品相关犯罪的一个里程碑。新法律代表了一种范式转变，它将毒品犯罪者视为需要康复的受害者。该立法规定防止使用、兜售和贩运毒品，包括了鼓励吸毒者参加治疗和康复方案的措施，以期促进其作为负责任的公民重返社会。政府还正在与邻国的康复中心合作，接受《禁毒法》所允许的在国外获取康复服务的请求。

为了加强监测和预防努力，马尔代夫警察和边境当局加强了马尔代夫全境的监测，以便根除走私和分销毒品活动。此外，从去年起，它们一直在使用K-9犬稽查毒品走私分子。

非法毒品和相关活动问题超越了地区范围，成为一项全球挑战。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威胁到和平与安全。马尔代夫强调，各方特别是国际伙伴需要共同努力，有效遏制世界毒品问题。根据这一目标，马尔代夫正在与区域国家合作，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南亚区域协调中心。

很久以来，毒品一直在破坏社会结构，引发暴力，传播疾病，剥夺青年的未来。我们必须抓住本届会议提供的机会，开展更多更好的工作。马尔代夫将继续在国内和国际上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我们将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推进世界禁毒政策议程。在本届会议上所许下的诺言应当帮助我们改变方向，使我们得以迈向更和平、更健康和更公正的社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1998年3月23日第53/216号决议，我现在请世界海关组织观察员发言。

伊诺霍萨女士（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和荣幸地代表世界海关组织，就世界毒品问题方面的各种高度优先问题在本届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言。

世界海关组织由180个成员——世界各地的海关当局——组成，它们一道共经手监管全球98%以上的贸易。在整个特别会议期间，我们从许多国家元首和代表团团长那里听到当前在预防和吸毒者康复方面正在做出的出色努力。我们还听到对吸毒者个人采取切合实际的威慑与惩罚做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听到法治在民间社会中的重要性。

海关是国家边界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的工作涉及合法和非法的跨界贸易。海关作为完全以收入为导向机构的传统角色已发展到涵盖如阻截毒品贩运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其它领域，特别是查缴小武器和战略物资。它的作用还扩大到打击贸易、假货以及环境敏感货物的贩运。总的来说，其工作涉及有组织犯罪的多方面问题。

世界海关组织对海关及其伙伴机构面临非法毒品贩运带来的挑战表示关切。海关当局本身长期处理合法贸易中的国际供应链发展。其结果是，海关也注意到非法贸易整体、特别是毒品非法贸易中的新动态。世界海关组织大力支持以情报为先导的基于风险的海关执法活动，这是进行成功干预的一个前提，但与此同时仍确保足够程度的贸易便利化。这是要保持的一种合理平衡。

世界海关组织的毒品与前体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属于药物限制范围内并为法律所禁止的物质的非法全球贸易。该方案包括几个主要部分。首先是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世界海关组织主持的集装箱控制方案，该方案现在也包括一个空运货物控制部分。它还包括侧重于航空乘客走私毒品的“AIRCOP”项目，该项目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全球

警犬论坛合作加以执行，协调并支持区域及全球打击毒品、包括贩运前体化学品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行动。在该方案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还包括与各种重要的伙伴组织一道，设计、执行以及支持各种全球性行动，处理毒品贩运问题的各种不同层面与各种新出现的威胁。

在该领域开展的诸多活动中仅举一例，即2015年11月启动的“CATalyst行动”，它旨在推动国际海关界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扩散带来的威胁做出反应和整体努力。参加该行动的有94个成员国的海关当局部门、9个区域情报联络办事处以及5个国际组织与执法机构，其中包括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机场截获行动联合工作队。仅这一项行动就导致在371起案件中截获13000多千克毒品，其中1 435千克具体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培训海关官员是这些行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培训在世界海关组织向其成员所提供支持的框架内发挥着重大作用。提供的这些培训使海关官员得以掌握最新的风险管理技能、藏匿方法以及先前已发现的毒品路线。

为支持国际上迅速交流相关信息与情报，世界海关组织为区域情报联络办事处提供支持，这些办事处在能力建设与业务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还拥有由世界海关组织海关执法网络通信平台提供保证的安全国际通信。我们的成员还定期提供其在国内和区域一级所截获毒品的信息。

世界海关组织出版的非法贸易年度报告由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一个部分专门关于毒品。该报告旨在提高对新威胁的认识，突出强调海关的工作，并为协助海关当局制订高效和有效的战略提供信息。

《2014年非法贸易报告》中有关毒品的部分清楚表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这个新类别药物有所增多，证明海关对这种新威胁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做法。总的来说，约有1 250吨大麻，343吨精神活性物质、107吨阿拉伯茶叶，66吨可卡因以及11吨海洛因。截获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从2013年的约3吨增至2014年的81吨和现在即2015年的343吨。这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威胁。

最后，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正如打击毒品贩运斗争所证明的那样，有必要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做法。为此，世界海关组织与其它执法机构和国际伙伴如中亚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国际刑警组织、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东南欧执法中心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一道密切合作。

世界海关组织感谢有此机会强调海关当局在打击毒品贩运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随时准备与我们的伙伴及各种国际组织一道协作，支持我们的成员进行必要的能力建设，开展阻截行动，并且分享这一领域的经验与最佳做法。

中午12时20分散会。